

本人与几位南通籍作家多次合著过有关梅兰芳先生的文学作品，但总是错失机会，一直无缘面见这位京剧大师。不过，拜访梅夫人福芝芳，却有过两次。特别是1977年春节过后，福芝芳在住院期间，和我详谈了约一个多小时。这位身受多种慢性疾病折磨的老人，一提起我的家乡南通，便精神抖擞。她说，梅先生在世时，经常谈及南通的张四先生（即清末状元、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）以及他所创办的更俗剧场。福芝芳也曾有过去南通走一走的打算，因为梅兰芳向她介绍的狼山、濠河及冒辟疆、董小宛隐居的水绘园，留给她的印象太深刻太迷人了。她说，南通还有几位梅家的老世交，带过不知多少口信，希望她去做客。南通尽管离泰州有几百里，但是几十年来，在她心目中，这两处地方，都是梅兰芳的故乡。

春风桃李花开日，秋雨梧桐叶落时，福芝芳与梅兰芳相比，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平凡女性。提到“梅太太”，谁都会想到她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。但是，正如福芝芳亲口所说，做女人难，做大名家的女人更是难上加难。特别是抗战八年期间，她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令人难以想象。难怪梅兰芳多次百感交集地说过：“没有福芝芳，哪有梅兰芳？”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福芝芳时，曾赞誉道：“芳心总是伴忠魂，你是上海滩名符其实的抗战夫人。”

曾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元帅，还在当年文艺界新春茶话会上说

过，能称得上“抗战夫人”的福芝芳，其气节和精神，集中了中国女性的伟大形象，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表彰。

不过，正如福芝芳对我所说：“天经地义，自古皆然。党和人民对我的评点过誉了，实在受之有愧，十分汗颜。”

“福太太”毫无“福气”

福芝芳的出身，的确很是单纯，十分寻常。

福芝芳1905年出生于满族的

◎徐 珣

“抗战夫人” 福芝芳

旗人家庭。天资不太聪慧，仅仅读了几年私塾，性格比较内向。但是，她从小就酷爱京剧，受父亲影响，自学了几出“花旦戏”。后来，与梅兰芳一样，都是师从吴菱仙，掌门戏皆是《王宝钏》和《生死恨》。

1921年，即福芝芳16岁那年，经梅兰芳的姑母和吴菱仙介绍，与27岁的梅兰芳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并很快办了喜事，结为伉俪。

当时，福芝芳已是“崇雅社”坤班有名气的“青衣”，经常独当一面，主打重台戏。但是，她为了支持丈夫的“大业”，婚后甘愿告别舞台生涯，肩负起梅兰芳的家务、私务和剧务的“三务”重任。

福芝芳持家有方，吃苦受累，任劳任怨，且热心于社会慈善活动。因此，“梅太太”的芳名，老少皆知，在上海滩颇受大家的青睐和敬重。

福芝芳共生育了九个子女，大多夭亡。长大成人的，只有四子葆琛、五子葆珍（绍武）、老七葆玥和幺子葆玖。

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梅家也不例外。因为人员结构复杂，不同于一般的大家小户。除了直系血统关系家属，还有梅兰芳常年供养的“承华社”班底。他的老师伯、师叔以及离乡背井的师兄弟，就有几十口。这些人，不是年老体衰，便是疾病缠身，甚至还有几个常年卧床不起，生活都难以自理的“老辈翁”和“太师母”。

难怪福芝芳别出心裁，在她的闺房中挂有一幅颜体楷书：悬冰百丈耐寒梅。众所周知，梅兰芳的书画是十分有名气的，可是此联却由福芝芳撰写，其用意正如她本人所说：梅兰芳为

世人皆知，当好他的家，就一定要有时刻面对“悬冰百丈”的心理准备，和迎战各种“危机”的勇气和毅力。

卓立傲穹苍

果然，福芝芳才三十出头的年纪，便遇到意想不到的严峻挑战，而且一次比一次恶毒和凶险。

1941年12月，日军以重兵包围香港。梅兰芳出国演出的归途中，不想被围困在港区的干德门8号，即他的私人寓所里。由于日特监视严密，梅兰芳与外界，包括夫人福芝芳，都断绝了联系。

福芝芳与丈夫天涯远隔，加之

上海沦陷后，梅兰芳长期不唱戏，一家人坐吃山空，原有的积蓄已所剩不多。福芝芳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日常生活，不得不咬紧牙关，变卖首饰衣物、字画古董。

日军抓住这种“时机”，企图进一步征服梅兰芳这条“东方美人鱼”，逼他就范于“天皇”脚下，成为“超级亡国奴”。一方面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紧锣密鼓，很快派出伪国民政府秘书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，专程赶赴香港，胁迫梅兰芳到南京，参加所谓“中日建交”大典，并为日本天皇的皇侄作专场“献演”。另一方面，日伪情报机关，不断寄信、打电话给福芝芳，时而讲梅兰芳因车祸被轧死，时而称梅兰芳心肌梗塞猝然而亡，时而又说梅兰芳坠机遇难，甚至扬言梅兰芳被抓进牢狱，变节自首后隐居东京，由日本政府按月发给薪饷生活，还讨了个如花似玉的日本小老婆，并与当地名妓木娜丽姘居，过着花天酒地的迷醉生活。

日伪的这些谣言，通过媒体传

得满城风雨。福芝芳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，但是为了激励一大家子振作精神，渡过难关，自己从不露声色，还经常召集家人，坚定不移地说：“知夫莫若妻，谁也没有我更懂得梅兰芳。诸位别轻信那些吓唬人的鬼话，梅先生肯定会尽快安全回来的！”

1942年端午节前夕，上海《文汇报》社驻港记者冯力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梅家，带来一则石破天惊的消息：梅兰芳近日通过欧美电台，发表了写给妻子、儿女的一封信，披露了自己的遭遇。

冯力还捎给福芝芳一幅梅兰芳的自画像。梅兰芳蓄长了两撇胡须，背后还写了四句诗：

半生鬚髯唱皮黃，
更思旧曲翻新腔。
無奈日毒梅花蕩，
蓄須明志別芝芳。

冯力走了以后，福芝芳反复念着最后一句“别芝芳”，心力交瘁的她忍不住关紧房门，用被子蒙头抽泣起来。当夜，她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睡，捻亮台灯，铺开素笺，将激情化成了“答夫君”：

大江东去几多愁，
尝胆卧薪不低首。
思幽幽矣慢悠悠，
明月总是随君走。

度日如度年，生活越来越拮据。福芝芳断然拒绝了褚民谊的“接济”和“资助”，咬咬牙，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定亲聘礼，一对天价难买的翡翠玉镯，抵押在当铺，当了几百块钱，还将梅家在上海滩闻名的珍鸽“雪梅”，也忍痛托人卖掉了。



1942年，梅兰芳蓄须明志

生死同心结

不久，在世界舆论声援下，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被迫改变了“策略”，决定由先前的“便衣”监控，改为将梅兰芳遣送回上海。

梅兰芳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，他虽消瘦苍老，面容憔悴，却没有在家人面前叹过一口气，还笑着问子女：“爸爸的胡须美不美？”天真稚气的葆玥，摇摇头说，太难看了。福芝芳抬高嗓音，当众认真讲道：“你们应该知道，爸爸的胡须，亿万观众都赞美都喜爱。要剃，非要到抗战全面胜利后，由他自己本人亲手剃掉。”

梅兰芳咀嚼着这些话，端详着离别几载的妻子，无限感叹道：“知性者常居。咱俩二十年的伙伴，没有白搭啊！”

日伪见淫威难以压服梅兰芳，便又要奸计，通过官方渠道，冻结了他在香港英国银行的全部存款。福芝芳为此四处奔波，通过交通银行董事长吴陶然的关系，开了一个



1940年，梅兰芳、福芝芳一家合影

透支账号,靠借款生活,并断然卖掉祖传多年的唐伯虎仕女图、仇十洲的山水中堂以及郑板桥等“扬州八怪”的多幅字画轴。

此外,为了从精神上安慰梅兰芳,福芝芳决定将葆玖、葆玥提前开蒙受业,成为正式梨园弟子。当两个孩子跪在曾祖父巧玲公遗像前时,福芝芳让梅兰芳亲自传授了梅府的“八字祖训”:国重于家,德先于艺。

几天后,褚民谊一伙来到梅家。梅兰芳按妻子所嘱,以病推托,拒绝会见。褚民谊讨了个没趣,便转而厚着脸皮,劝说福芝芳:“我知道梅博士和梅太太,是一对人间少有的知心夫妻。不过,太太如果真能识时务,就请着重转告梅博士,原拟定他去南京演出的事,汪精卫可以撤销,但是,年内由梅兰芳率团赴东京作‘亲善友好’访问,这是中日双方首脑既定了的重大活动,必须绝对听从不可,没有任何借口推脱。”

褚民谊最后还加重了语气,威胁说:“你们应该知道,日本警备司令部的黑木太郎,可不是好惹的。他是出名的暗杀专家,而且说干就干,手段特别厉害!”

福芝芳也沉着脸,不卑不亢地回敬道:“不过,你褚部长更应该知道,梅先生的个性是响当当的。他一生宁折不弯,卧薪尝胆可以忍受,强项低头,也是绝对做不到的!”

褚民谊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后跟。他只得狞笑一声,灰溜溜地走了。

此后,便连连出现了公开报复的许多意外事端。先是交通银行因吴陶然接济梅家,而被查封关门。接着,大师兄二鹏外出理发,被日本宪兵无故打得头破血流。同时,梅兰芳的爱徒毕谷云遭到伪警察局的绑架,强加“卖淫”罪名,将手铐、项链、

耳环抄作“罚金”,才放了回来。

此间,上海滩的地痞流氓,也不断来梅家寻衅闹事。

面对乌云压顶、邪风恶气,福芝芳在堂屋正厅最醒目的壁墙上,换了一幅梅兰芳最得意的《窦娥问天图》。上面的题款,福芝芳另用宣纸放大,气势非凡:一沙一世界,一花一天堂。聚沙靠意志,护花须乐观。福芝芳还将另一位京剧大师程砚秋从北京寄来的“勉诗”也亲自写成了条幅:罢舞息歌,务家勉志,秋水长天,指心发誓。福芝芳以此激励丈夫,一家老少不畏强暴,乐观豁达。

福芝芳还从何香凝坚持民族气节,写给蒋介石的诗“闲来学画谋生活,不用人间造孽钱”中受到启迪。她对梅兰芳说:“我们要坚信一点:路不绝人!你的师兄程砚秋,能在北京学种菜养活自己,你梅兰芳就不能以何香凝女士为榜样,在上海卖画度日吗?”

这席话语重心长,说得梅兰芳茅塞顿开。两三个月的功夫,梅兰芳就画出花卉、虫鸟、山水、仕女等几十幅作品。福芝芳马上联系售卖店铺,并且表示:价格高低不论,上下尽可浮动,主要是为解燃眉之急。

上海观众长久看不到梅兰芳的戏,对梅兰芳的画,当然爱不释手。面市一个半天,所有的画幅就销售一空,订货者还争先恐后,络绎不绝。

一个叫袁东美的印尼华侨,一下子就订购了10幅国画,定金缴了别人的三倍。袁东美对在场的新闻记者说,买到梅兰芳的亲笔画,就等于将这位京剧大师请到了家中,画中有戏,戏中有画,这不但是他的最大荣幸,也是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。

当晚,福芝芳将卖画的场面告

诉了梅兰芳。梅兰芳高兴得一把搂住福芝芳,激动地说:“这下子,我梅兰芳豁出去了,豁出去了!”

梅兰芳为了报答观众,感谢妻子,一连画了好几幅同心结,还打开留声机,播放了他在《生死恨》中的一段唱腔:

山河万里几多愁,
饮马江畔血染流。
如若添翅飞人间,
满目云彩春色留。

针锋相对

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。梅兰芳作画度日仅两三个月,刚刚摸到门道,就又陷入日伪阴谋诡计中。

这天,梅兰芳突然接到褚民谊的“挂号急件”,言明由他率团赴东京访问的时间已提前,限他日内做好准备。到时,将派车由褚民谊亲自接人。

消息透露后,梅家老老少少都笼罩在阴云之中,梅兰芳更是坐立不安,精神近乎崩溃,抽的烟蒂丢了一烟缸。梅兰芳一时乱了方寸说:“敌伪不死心,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。”

福芝芳安慰他说,这一点她早作了准备,只是敌伪手段狡诈,在时间上采用突袭手段,企图让他们措手不及,难以对付。

梅兰芳心一横,感慨万端地说,其实,人生百年,谁无一死,自己年近半百,论死也可瞑目。只是一生舞台技艺,不忍就这么白白地送掉。

福芝芳眼一瞪,脚一跺:“死!死!你怎么老是想这条路!前些时作画卖画,你不是说梅兰芳豁出去了。既然豁出了老命,自有应急的办法。”

日伪早就迫不及待,当天下

午,褚民谊便随同日本情报机关的浅水少佐,开着轿车来到马斯南路的梅宅门口。

梅兰芳听了门房的通报,气愤地说:“去回他们,梅兰芳拒见!”福芝芳镇静自若地说:“拒见,这已不同于上次。只有一切听我的办。”说罢,福芝芳赶快让梅兰芳躺在床上,然后从抽屉里拿出早已蒸煮过的针筒和一支“四联”防疫针剂。

此时,福芝芳心如刀绞,汗流浹

便领着浅水和褚民谊上了楼。

此时,梅兰芳双目紧闭,满面通红,气喘不歇。浅水伸出手,摸了摸梅兰芳滚烫的额头,一声不吭,接着又摸了摸他的手心,连呼“奇怪!奇怪!”浅水立即打电话,喊来了日本陆军医院的医生。医生一番检查,虽然诊断不出病由,却证实了病情。

褚民谊灵机一动,提出赶快将梅兰芳送至日本陆军医院,作保护性检查,以便尽快诊断医治。浅水

通过电话,请示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后,却陡然改变了态度,说是梅先生病情不严重,还是在家里服药治疗。

接着,浅水转达了冈村宁次的指示:“人各有志,不可强求。既然梅兰芳

暂时不愿也不便访日,我们从全局长远的关系考虑,可以将出访活动再行推迟。”

褚民谊对浅水的话感到出乎意料,只好附和主子,要梅兰芳领会日军最高长官的“善意”,排除压力和忧虑,加紧医疗,恢复健康。浅水临走还丢了一句:梅先生的病,由指定的日本军医负责观察、医治。

这场“危机”得到解决,正如福芝芳对梅兰芳所言,日伪感到要彻底征服梅兰芳十分棘手,只有不断变换方式,步步为营,突破心理防线。

福芝芳与蒋碧微(徐悲鸿的夫人)商议了一番,并征求了丈夫的意见后,决定针锋相对,主动出击。于是蒋碧微对媒体记者多次放风,上海的戏剧界、新闻界、企业界进步人

士,为了声援梅兰芳蓄须明志、坚持民族气节的精神,决定筹集资金,由汤定一、吴湖帆等画家牵头出面,借福州路的都城饭店,举办声势浩大的“梅兰芳先生画展”(画家叶玉虎也有部分作品同时展出)。

福芝芳谢绝了媒体“探底”,她请蒋碧微作为“代言人”,正式转告了自己的“声明”:“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威胁我,展览会不开为好。其实,有了成千上万的上海同胞作后盾,我和梅先生还畏惧什么?”

这次“画展”编选了梅兰芳的170件画作。用梅兰芳的话说,“我平生从未画过这么多作品,是福芝芳陪伴本人日夜劳作的结晶。说千道万,还是一句老话:没有福芝芳,就没有我这个梅兰芳!”

4月4日那天,天高气爽,风和日丽。梅兰芳夫妇兴高采烈,提前一个半小时去参加“画展”的开幕式。

岂料他俩驱车到了福州路路口,却发现那里站了一大堆便衣警察。警察头目毕力一早便接到褚民谊的特别指示:对梅兰芳夫妇要显得十分热情,不能让他俩有抵触情绪,因为汪精卫、周佛海等显赫人物要率一大批中外记者来参加剪彩。所以,毕力“恭迎”梅兰芳夫妇进了展厅,连忙关紧大门,好似抓鱼一样,牢牢地死守住网口。

进得展厅,梅兰芳夫妇发现展厅内挂在墙上的画幅一夜之间变了样,每一件边角,都用大头针别上了小纸条。上面分别写着“汪主席订购”、“周佛海院长订购”、“冈村宁次长官订购”,还有一些别着“送东京展览”的绸条。梅兰芳见状气得两眼冒火,七窍生烟。他大声嚷道:“芝芳,咱们要抗议,要申诉!”

福芝芳瞄了一眼桌上的裁纸刀,轻声说:“畹华,你难道要向汪精卫申诉,要向冈村宁次抗议?在



1945年,留蓄胡须的梅兰芳与福芝芳合影

背。她自进了梅家,时时刻刻尽心照顾和体贴丈夫,真可谓无微不至,关怀有加,而今天手中的这支针剂注射到梅兰芳身上,将会引起他高烧不退,痛苦自不用说,甚至会影响他多年保养的嗓子。她的手在颤抖,全身在颤抖。福芝芳咬咬牙,狠狠心,将针剂推进丈夫的肌体,接着藏好针筒,不声不响地带上了房门。

这时,褚民谊和浅水在客厅里已等得不耐烦了。褚民谊见到福芝芳从楼上下来,迫不及待地说:“我们通知梅先生出访的时间到了,现在就请他跟我们一齐去东京。”

福芝芳回答道,莫说去日本了,现在连起床也不可能,他正发着高烧。浅水狐疑起来:“能有这么巧的事?让我去看看梅兰芳!”福芝芳不慌不忙地说了声“完全可以”,



1956年，
晚年梅兰芳与
福芝芳合影

这妖魔横行的世道里，只有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咬咬牙横横心，彻底毁了你的这些画作！”

“毁画？”梅兰芳面对自己用心血和汗水创作的成果，悲愤交集。福芝芳坚定不移地说：“还犹豫什么！毁画，便是毁灭日伪的阴谋诡计。我们一定要在所不惜，造成轰动影响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！”

梅兰芳怔了怔，一抹胡须，说了句“好吧，只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，他拿起裁纸刀，便“哗哗”地毁起画来。霎时，大厅里的国画全变成条条挂挂，撒满了一地。福芝芳向丈夫投去最崇敬最钦佩的一瞥，双手往腰间一撑，仰面大笑道：“畹华，咱俩扬眉吐气了，痛快痛快！”

褚民谊进了大厅一看，惊得脊梁骨都透凉了。他擦着满头冷汗，脸涨得似猪肝肺，跺着脚说：“梅博士，梅太太，你们这种举动，太不够交情，太令人遗憾了！”福芝芳将手中的裁纸刀，“咣当”一声扔在地上，拧起双眉回敬道：“真正遗憾的是部长大人和你的主子，至今都不知道梅兰芳的脾气，他卖艺却决不卖心！”说罢，梅兰芳夫妇头也不回，肩并肩扬长而去。

这天，伪《国民日报》抢出头号新闻，醒目的大标题是：“为示中日亲善，梅兰芳画展今日在沪开幕。汪精卫主席偕同夫人专程前往剪彩致辞。30余位中外记者云集采访”。不过，同一天的《新闻晚报》却刊出一篇令人啼笑皆非、彻底否定的快讯：“梅兰芳愤然毁画，褚部长瞠目结舌，一场画展，一场虚惊，一场笑料！”

画展没有开成，却轰动了大江南北，传遍了全中国。宋庆龄、郭沫若、何香凝、沈钧儒、史良、欧阳予倩等知名权威人士，都为此发表了严正讲话。

声援梅兰芳的电报、信函，如同雪片飞来。据述，美国纽约的唐人街以及英法等国的华人聚居城市，都爆发了声援集会和不同规模的抗议游行。美国总统罗斯福还发表了公开讲话，指责日本军国主义威逼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罪行。

在全世界的正义声浪中，日伪不得不正式公开取消胁迫梅兰芳率团访日的计划。为此，戏剧大师田汉在几大报纸上同时发表了赞诗：

先生蓄须罢舞台，
坚贞几辈亮胸怀。
轻裘典去画意浓，
傲骨从来春常在。

这首诗，更加激发了梅兰芳的爱国热情。他过生日那天，特地为家人和挚友演唱了《杜丽娘》中“生死决斗”戏段。他联想近况，热泪盈眶，紧拥着福芝芳，激动地说：“我梅兰芳从此再不是孤雁一只了！”

气贯长虹

噩梦醒来是清晨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裕仁发表了投降诏书。福芝芳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则喜

讯，浮想联翩，感慨万千。她当即替梅兰芳拍了几张留着胡须的照片，以作“永远纪念”，并当即挥毫，即兴作诗曰：

长夜悲愤长夜爱，
喜怒总在心底埋。
重唱皮黄舞水袖，
夫妻交织新未来。

翌日，福芝芳向保姆张妈借了她多年的积蓄，办了几桌酒席，来了个“全家欢”。她一桌桌敬酒，激动地说：“中国人打败小鬼子，梅先生即将登台演戏了！”

散席后，一家老少要求与这对休戚与共、同生共死的夫妇合影。然后，福芝芳庄重地递给梅兰芳一把剃刀，请他自己刮尽了胡须。

不几天，上海观众便在兰心大戏院看到了梅兰芳为庆祝抗战胜利公演的《刺虎》。

往事如潮，催人澎湃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文化部为梅兰芳举办的“梅兰芳舞台生活六十周年纪念”座谈会上，梅兰芳回忆抗战八年的苦难历程，特别提及福芝芳的尽情激励和全力支持。周恩来听了颇受感动，当即赞誉福芝芳为“抗战夫人”，并为其题诗：气贯长虹东风劲，芳心总是伴忠魂。

1961年7月，梅兰芳因病去世。福芝芳悲痛成疾，加之整理回忆录《梨园春秋》，辛苦忙碌，劳累过度，因此患上了面部神经跳动症，经多方医治而不愈，相当痛苦。文革期间，福芝芳又身处逆境，日夜担心子女安危，更是心力交瘁。

1980年1月29日，福芝芳终因脑血栓发作抢救无效而撒手人寰，享年75岁。福芝芳临终前，没有给子女留下遗产，却给世人留下遗言：梅兰芳事业如山，我本人只能算作一棵无名小草。■